

話文學、說故事—— 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臺灣論壇¹

張淑英

仲夏時節，五月四日這個歷史上思想和新文化運動的紀念日裡，西班牙皇家學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院士，同時也是當代西班牙文學頗富盛名的小說家——路易斯·馬特歐·迪耶斯（Luis Mateo Díez，1942-）和荷西·馬利亞·孟利諾（José María Merino，1941-）翩然抵臺，展開在臺為期一週的各項學術活動。兩位作家院士訪臺，應是繼1994年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同時也是皇家學院的院士）塞拉（Camilo José Cela）之後，西班牙訪臺最高層級的學術機構人士。

一、作家及其作品

迪耶斯和孟利諾這兩位當代西班牙文壇知名的小說家，有許

多共通的特點：兩人都屬於西班牙「戰後嬰兒潮」世代：西班牙1936-1939年內戰結束後，雖然百廢待舉，總算終結閱牆之禍的動盪紛擾與燒殺擄掠，人民得享日常生活的步調，「戰後嬰兒潮」新生代於焉繼起。兩人的年齡相仿，彼此交遊超過四十載，如今都已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也堪稱是當今領航西國文壇元老的輩分。兩人同為西班牙西北部列昂省人（León）；迪耶斯生於比亞布利諾城（Villablino）一個山邊小村，孟利諾出生於西北角加利西亞自治區（Galicia）的拉科魯尼亞省（La Coruña），內戰結束後，舉家遷回列昂。然而，兩人自大學求學開始至職涯生活迄今，均長住首都馬德里；除了寫作以外，都曾服務公職單位。在當代西班牙文藝界或文學批評時而以區域、寫作風格或題材將作家「分門別類」的氛圍中（例如，以城市風格或出身地區分成巴塞隆納作家群、馬德里作家群……等等），兩人則常被歸屬於「列昂作家」的群組²。兩人的作品也是西班牙學院內，眾多碩博士生撰寫論文的靈感和題材。

迪耶斯和孟利諾的寫作生涯都緣起於詩的創作。迪耶斯弱冠之齡便與文友創辦《天窗》（*Claraboya*）詩刊，二十九歲時將《天窗》曾刊載的詩作與文友合出《理論與詩》（*Teoría y poemas*）詩集；孟利諾則在三十而立之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攻堅塔里發》（*Sitio de Tarifa*）詩集。之後，兩人卻不約而同將創作路徑轉到小說、短篇小說、極短篇等敘事體，且相繼成為西班牙各項重要文學獎項的得主。兩位分別於2000年和2008年膺選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擁有西班牙最高學術機構46位成員且終身職的榮耀與專屬座椅（迪耶斯是“l”，孟利諾是“m”），孟利諾並擔任皇家學院副秘書長職務，2011年再度膺選連任。

兩位作家從出版第一部作品迄今，寫作年齡將近四十載。迪耶斯1972年出版詩集《狼煙》（*Señales de humo*），孟利諾也在

1972年出版詩集《攻堅塔里發》。儘管兩人有許多共通點，近幾十年來也都專注耕耘小說園地，但是兩人的作品仍各有擅長／場，其中技巧、趣味、意境亦別有洞天。

迪耶斯的小說創作通常從小人物著手，透過個人的境遇來凸顯周遭生活環境的大問題和現代人生存的矛盾：夢想和現實的落差，歷史的悲劇和小我能否超越不幸的掙扎。從生命的浮沉、時空遞嬗中呈現人的脆弱和無力感，並拋出重新思索人生價值觀的訊息。他的若干作品且改編成電影或舞台劇演出，例如《青春之泉》，描寫五〇年代村里的信徒，因宗教信仰，紛紛喝下噴泉水，從而衍生的篤信神蹟與荒謬言行、無知與天真的爭辯。迪耶斯對故鄉列昂省有著強烈的懷舊與鄉愁，他的小說常環繞在小鎮村莊或傳統文化的描寫——貧窮、失業、離鄉、返鄉、疾病……，這些內戰後作家集體的書寫和憂慮，也是他個人的愁思和創作的憑藉。例如，小說三部曲「西拉瑪王國」(El reino de Celama) —《荒野之靈》(El espíritu del parámo)、《蒼穹的廢墟》(La ruina del cielo) 與《漸暗》(El oscurecer)，描述一個虛構的窮鄉僻壤，居民最大的心願是掘井取水，灌溉耕種，荷鋤施肥……。但是，這個村莊隨著人口外移、文明發展逐漸凋零死寂。迪耶斯的「西拉瑪」彷彿墨西哥小說家魯佛(Juan Rulfo)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áramo)的可馬拉(Comala)，從「綠野仙波」變成貧瘠荒原。在一個文明極度發展、所謂全球化的知識的世紀，迪耶斯試圖化鄉土神話為文學，讓平凡透神奇，邀請讀者走回蠻荒，思索原始，回歸大自然。

迪耶斯將他的小說人物統稱為「挫敗的英雄」，但並非悲觀、無能，而是凸顯凡人面對宿命困境，掙扎奮鬥後的傷悲。小說人物恆常有著強烈的生命力和豐富的內在質地，但常受制於環境，命運捉弄而無法遂願。書寫風格的挑戰是迪耶斯不斷自我突

破的境界。「寫作就是發現」，他認為如果沒有持續發現巧妙貼切的文字與表達方式，那麼沒有任何故事是值得敘述的，言下之意，文字是說好故事的關鍵。此外，他認為極短篇寫作也是一項現代性的挑戰，在新速實簡的社會步調中，如何讓看似極輕的極短篇在速讀之間展現新穎驚奇，諷刺、幽默瀟灑扉頁間且富饒趣味與深意，是寫作者一項極重的功課。因此，迪耶斯、孟利諾和另一位作家好友阿帕里西歐（Juan Pedro Aparicio），三人以列昂的傳統用語“Filandón”（爐邊閒談或爐邊夜話），合作書寫、朗誦，並在2007年出版了《雪中的話語：爐邊閒談》（*Palabras en la nieve : un filandón*）極短篇。

「如果能夠選擇，我最愛詩，但是詩拋棄了我……」，孟利諾常如此自訴自己創作的轉變。如今優游小說林，他也一樣愉快豐收。孟利諾在1976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安德烈·卓司的故事》（*Novela de Andrés Choz*）³，隨即贏得「小說與故事文學獎」。從這部小說開始，便奠定他嘗試將人物一人分飾兩角，我與他我對話的敘述技巧。因此，同樣的鄉土神話、口傳文學、民俗傳統題材，在孟利諾筆下，多了幾分和文學理論打交道的實驗，亦即「後設小說」的語境。此外，孟利諾過去擔任西班牙教育部公職期間，長期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從事拉丁美洲研究計畫。這份工作吸引他對美洲大陸的喜愛與關注，將其民情風俗轉化成小說題材。例如，他將拉丁美洲的族群與混血文化寫成三部曲：《混血美斯蒂索紀事》（*Las crónicas mestizas*, 1992），集結《黃金夢》（*El oro de los sueños*）、《逝去的時光之地》（*La tierra del tiempo perdido*）與《太陽的眼淚》（*Las lágrimas del sol*），連結西班牙移民、征服者或傳教士的尋寶探險經歷、拉丁美洲的混血文化、原住民神話傳奇以及身分認同的議題；尤其引人矚目的是，在移民文化當中，孟利諾將「中國人」的角色（社會地位、移民身分）嵌入拉

丁美洲文化的氛圍中，寫出「中國人」的慎終追遠或尋根的渴望。

談到「後設小說」的寫作技巧，在西班牙、拉丁美洲的文學創作裡，各類文學評論常以波赫士的「奇幻文學」為範例⁴，除了主題、情節的互文性、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意涵之外，營造虛構世界與真實世界交錯的布局最為人稱道，但一窩蜂失之嚴謹，也有論者認為是以後設之名，行「民粹主義」的媚俗與大眾化。孟利諾則從西方窺東方，反思古道哲理，他常用莊子〈莊周夢蝶〉自我指涉的故事來引喻西方「後設」（自我意識）的意義，換言之，在真實、夢境、有意識無意識的越界，可以營造出繁複的情境和多重故事交疊的可能，在「你/我」之間揉織「一人分飾兩角或多角色」的對話。孟利諾的系列小說當中如《安德烈·卓司的小說》、《金斧》(*El caldero de oro*)、《繼承者》(*El heredero*)等等，除了勾勒移民回歸的夢想與衝擊，結構上都有虛實兼併、自我與他我平行對稱，回憶與現實對話的爬梳，讓讀者跟作者一起解讀故事的真相／像與時空。

孟利諾和迪耶斯一樣，也視極短篇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創作。他和迪耶斯同樣認為，寫詩的精煉和詩意的琢磨是成就小說敘述表意的薰陶過程，極短篇創作猶然。就在訪臺行前，孟利諾新近出版《脆弱的真實》(*La realidad quebradiza*, 2012) 極／短篇小說集，旨在呈現真實世界中許多特異奇事，在剎那間可以讓真實消失，而虛幻奇事反而轉化成真實，而這樣的變化就是營造極短篇最佳的素材。孟利諾是繼迪耶斯之後，西班牙文壇積極琢磨極短篇的健筆。

二、話文學說故事——當代西班牙文學與創作

臺灣西語學界的學者，尤其專攻當代西班牙文學者，對兩位作家的作品均不陌生，留西期間也必然閱讀與修習過相關課程。因

此，兩位院士來訪，和西語學者學子做深度交流會談是大家的期待。兩位作家院士5月5日（星期六）下午便參加訪臺的第一項活動，由臺大文學院、外文系、輔仁大學西文系合辦的「話文學說故事——當代西班牙語文學與創作」工作坊（“Filandón, una velada literaria—Literatura española contemporánea y la creación literaria”）。

工作坊採限額報名，於臺大文學院二樓會議室舉行，全程以西班牙語進行，以求與院士直接對話、深度論談。此次參與的成員包括外文系西班牙語教師，臺大修習西班牙語的學生，以及來自國內西語教學單位或西語學術背景的師生：包括輔大西文系，政大歐語學程，師大歐文所、翻譯所，暨南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西文系，靜宜大學西文系，文藻外語學院等學校教師與碩、博士生共75人左右，堪稱西語人力資源與學術智識的結晶。

主辦單位將參與成員的學術背景專長，配合工作坊的主題予以分組，計有「作家與其作品」、「當代西班牙語文學與創作：趨勢、理論與典律」、「比較文學」、「文學作品翻譯」、「短篇敘事、極短篇與兒童青少年文學」、「區域文學：西班牙文學vs.拉丁美洲文學」、「文學的武器——語言及表達」、「文學與文化研究」、「文學教與學」共九個單元，由臺大文學院副院長張淑英及輔大西文系系主任杜東璠共同主持，參與師生熱烈提問，院士傾囊應答，讓週末的午後成為一場精緻豐富的學術饗宴。

週末午後的論談，分秒珍貴，話語交鋒，問答自如。迪耶斯提到創作的經驗與憑藉不外乎三元素：記憶、想像與文字。作家則運用三元素在真實與虛構的時空中遨遊。孟利諾則揭櫫文學的利器和靈感：他說「語言是心靈的血液，做夢是寫作的泉源」，作家遊於藝，為（唯）語言和夢想。他們也特別提到臺灣文學外譯的問題。在西班牙可以普遍閱讀到世界文學的西譯本，尤其俄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等等，但是這些國家卻不一定

等同對待西班牙語文學。同樣地，兩位作家期待有西譯的臺灣文學作品讓西班牙讀者欣賞。精通中西兩種語言的學者更應盡一份文化交流的責任。另外，討論到文學教與學的困境時，兩位作家顯然樂觀以待：生活俯拾皆文學。「科技讓文學不安」：科技越是發達，越是文學創作經營的泉源，更需要人文來滋養科技的內涵。學者問到當代西班牙文學和拉丁美洲文學的發展時，論者時常將拉丁美洲魔幻現實文學，尤其《百年孤寂》對新生代作家的影響或創作的尺度，是從「馬康多」（Macondo）的音義引喻成「深溝」（Marco Hondo）——指涉一個難以跨越的框架，恐怕會變成「爆炸時期不可承受的重」⁵，讓後輩作家戰戰兢兢，面臨更大的屏障與難以突破的困境。

談到此次遠行來到「美麗島」，兩人幽默表示該是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做如此長程的旅行（從馬德里一路翻山越嶺近22小時），迪耶斯有感而發，感覺西班牙與台灣有許多共通之處，有著深厚的傳統底蘊，在現代的腳步中探索追尋原有那顆閃耀的文化明珠。孟利諾不說「美麗島」（Isla Hermosa），他說根據可靠記述，臺灣也可稱為「萬聖島」（Isla de Todos los Santos）。此次文學工作坊別出心裁，與他過去數十年文學生涯如寫作、演講、編纂、作序……等活動多所不同，在臺灣這場「話文學說故事」內容繁複多奇，各類議題盡出，問題充滿智慧，趣味盎然。

週六下午四個多小時的論壇與論談，意猶未盡當兒，大家在晚宴中接續列昂「Filandón」（爐邊閒談）的傳統，在餐桌間繼續話文學說故事，編織心靈的文學夢想。

三、紀州庵文學沙龍

緊接著，5月6日（星期日）下午是中華民國筆會主辦的文學沙

龍「小說西班牙——傑出小說家、詩人暨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談創作」，在紀州庵文學森林透過中西翻譯，讓兩位作家和台灣的讀者交流，談論個人創作和文學因緣。迪耶斯和孟利諾談到兩人有著類似的童年，尤其是卡斯提亞—列昂自治區（Castilla-León）特有的說書傳統，聽大人爐邊夜話說故事，聆聽長輩口述傳說與神話故事，逐漸陶養出天方夜譚般豐富的想像力；加上父母也喜愛閱讀，藏書豐富，讓他們可以接觸到更廣闊的文學天地。如今兩人著作等身，都認為大量的閱讀是創作必要的精神糧食和靈感。兩人特別強調閱讀的取徑，應當是從傳統到經典，從本國到世界，一條不可或缺的道路。兩位院士表示他們的閱讀方向是先接觸地方民俗文學，繼而擴展至西班牙經典與世界經典。例如，從中世紀的民間文學延伸到黃金世紀的《產吉訶德》，再將視野拉到同時期的莎士比亞名著，以迄於寫實主義的俄、法文學，不設限地廣泛閱讀，才能成就創作的深度與謙卑。迪耶斯提到「找尋一個典範」的重要性，這不是要去「模仿抄襲」大師的創作，而是要去歷練學習，希冀自己可以跟典範一樣深耕，走出自己的創作之路。因此，作家無須有所謂「影響的焦慮」³，「影響」的作用讓作家思考如何才能一樣又不一樣：像典範一樣執著創作，寫下和典範不一樣的風格和作品。

值的一提的是，兩位院士來到臺灣，彷彿多年以後和最初的記憶與影響邂逅一般，兩人都提到童年時期圍爐夜話聽到的東方民間故事，孟利諾再度提到〈莊周夢蝶〉，且執意從頭到尾朗誦西文譯文；迪耶斯則提到一則葡文故事和「滿洲人吃布丁」的形象廣告，讓他對遙遠的東方充滿想像與憧憬。

文學沙龍結束後，筆會會長彭鏡禧教授特別致贈兩位院士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筆會編輯委員會編輯、翻譯的中英對照台灣文學精選四冊——《回首塵寰》（臺灣短篇小說精選）、《八音弦外》（臺灣現代詩精選）、《旅夜書懷》（臺灣現代散文精

選）、《書劍波瀾》（新世紀臺灣青年散文精選）。除了珍惜這套珍貴的臺灣文學英譯，兩位院士深切期盼有朝一日也可以閱讀到西班牙文版的臺灣現代文學。

四、第十一屆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西語文學

兩位院士此行可謂馬不停蹄，另一項重要的活動是5月9-10日為期兩天的靜宜大學「第十一屆西班牙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兩人分別發表兩篇專題演講。迪耶斯談〈小說的經驗〉、〈短篇小說與極短篇：現代性的挑戰〉，孟利諾談〈文學故事與民間故事〉、〈真實與虛構〉。隆重的開幕式，由唐傳義校長、曾守得院長和曾麗蓉主任介紹致意。兩位院士表示他們遠道而來，短短幾天，感受到臺灣進步、守法，市容整齊清潔，人民友善親和，西語學界有衝勁、熱情洋溢。他們坦言西班牙的確有一股「中國熱」，但是此行發現臺灣更是認識中華文化的基石與對照點。他們對臺灣行滿懷喜悅，希冀未來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溝通，雙方共同搭起合作的橋梁，落實中西文的學術與應用。

研討會全程以西班牙文進行。兩天的時間，除針對四篇專題演講發問討論，並接續在臺大「話文學說故事」工作坊未竟的話題，繼續延伸辯論。迪耶斯在〈小說的經驗〉舉西班牙的巴耶—般克蘭（Valle-Inclán）、巴洛哈（Pío Baroja），葡萄牙的羅伯·安頓涅斯（Lobo Antunes），墨西哥的霍赫·伊巴堅格伊迪亞（Jorge Ibarguengoitia），烏克蘭籍猶太女作家聶米洛夫斯基（Irene Némirovsky）……等作家為例，一方面提出這些作家的座右銘，強調「文字運用」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真正的藝術家在於能巧妙組合詞語的人」、「在你尚未確定前文是否貼切時，永遠不要下筆書寫後文」；簡單的主張道出了寫作是文字的藝術與表

現。另一方面，迪耶斯則強調小說家的角色，必須知道自己也是這五花八門、充滿善惡好壞的世界的一分子，走入真實人生，體驗邊緣弱勢的苦難，如此才能在虛構的扉頁間寫出動人的故事。孟利諾在〈文學故事與民間故事〉演講中抽絲剝繭，從理論與實務分析其差異（例如敘述框架、起承轉合的限制；書寫與口述的斟酌；作家的身分；寓言、笑話、字數……等文類和篇幅的分際），並講述數篇故事為例，強調「故事性」的重要性，不能單有修辭，必須言之有物（情節）。四場專題演講中，兩位院士不僅提供作家創作的條件與必要涵養，也提出學術理論和批評的基準。

此次研討會也呈現大師來訪的學術效益與貢獻，堪稱是此類學術活動有史以來互動最熱絡，意見交換最具廣度、深度的一次，不僅拓寬學生學習的視野，也結合了學界西語教師的共識，為文學的創作、教學、學術研究、翻譯交流挹注新的思維和力量，讓西班牙文這個在世界舞台是個「大語種」，相對在臺灣卻是「小語種」的生態，有一個再思考再振奮的希望與能量。除此之外，兩位院士也見識到我們工作的密度和態度：兩天全程參與專題演講、討論，也要聆聽其他的專題演講與討論，著實讓他們體會到我們緊湊的步調，把握時間和密集的工作量，他們雖然認同「慢活」的重要性，也深覺臺灣可供借鏡：「這該是值得西班牙人參考學習的方式」。同時，對於臺灣這個地理幅員僅是西班牙的十三分之一，人口是西班牙的一半的島國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不僅是原來經濟面的了解，對我們在非主流語言與學術、文化領域的投入與豐厚的軟實力相當激賞稱許。

五、訪臺話／花絮

除了四天三地密集的學術活動之外，兩位院士並於5月7日

（星期一）上午拜會臺灣大學文學院陳弱水院長，彼此溝通交換意見，談論臺大的歷史與卓越學術，以及皇家學院的榮耀與任務，兩位院士並表示樂意擔任學術交流的橋梁。陳院長則說明臺大與臺灣歐語教學現狀，並強調華文地區積極推廣第二外語的教學和學習盛況，臺灣在兩岸三地不遑多讓；以東亞區域看待，英語以外的第二外語教學或西班牙語教學，較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臺灣的學術研究並不遜色；假以時日，期待相關研究在臺灣大學得以日益成長茁壯，日新又新。兩位院士亦與臺灣大學羅清華學術副校長在行政大樓短暫交談，羅副校長表示臺灣大學以開放、自由的態度鼓勵學術研究，推動教學卓越，與國際接軌，各類語種亦然；兩位院士則表示他們千里迢迢來訪，希望拋磚引玉，能有實質的貢獻與回響。

5月8日（星期二）兩位院士參訪故宮珍寶：無論是翠玉白菜、肉形石〈清明上河圖〉商周鼎器、宋朝山水花鳥、清代鼻煙壺、精雕細琢的竹器造型……，嘖嘖稱奇，千年悠久的中華文化盡收眼底，對中國刺繡與文字的演變書寫特別好奇，他們直覺中國的書法簡直就是繪畫、巧奪天工的神奇藝術。漫步至善園的庭園，見到五彩魚兒漫游湖水時，彷彿惠子與莊子「魚之樂」的影像再現，孟利諾除了耳熟能詳的〈莊周夢蝶〉，當下經過一番解釋，現場又朗誦起即席之作的西譯〈濠梁之辯〉，讓人領略文人之遊，遊必有文，文必有詩。

參訪故宮之後，兩位院士赴中研院與王汎森副院長會晤。由於西班牙皇家學院的任務和組成與中研院不同，但當中的院士選舉、學術榮譽又有其類似對等地位，因此，迪耶斯和孟利諾對中研院的組織和院士的職責相當好奇。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一項基本要務是結合西班牙與拉丁美洲22個語言學院，隨時修訂、篩選、定義並擇期出版《皇家學院西班牙語辭典》。王汎森副院長

言簡意賅，講解中研院的組織，並說明中研院院士榮銜的特殊性以及中研院其他學術研究單位。由於王副院長參訪過西班牙塞維亞的「印度檔案總館」（殖民史料總館AGI），也造訪過馬德里，侃侃而談，稱許兩位院士的風範，亦期許任何可能的機緣，可以促進雙方更多學術交流。迪耶茲和孟利諾珍惜王副院長百忙之中抽空會談的機緣，再一次表達此次訪臺接受的盛情，將戮力促成裨益雙方的學術交流。

訪臺期間，迪耶斯和孟利諾不忘文人作家寫作應有多元的向度與觸角、敏銳的觀察力和對民生的關注，在學術活動的空檔間，他們體驗了臺灣人的日常生活：搭公車造訪101大樓；搭捷運到龍山寺，地下街買下龍年造型的紀念品；隨著計程車沿途掃描逢甲夜市；搭高鐵享用半價優惠；在鹿港天后宮巧遇小型媽祖遶境遊行，立即讓他們聯想到西班牙復活節聖週的遊行儀式，直覺宗教無國界與其共通性是人類信仰得以堅定持久的憑藉。他們也想要印證一週以來嘗盡各類美食、台菜、廣式點心、日式料理的原始物料是何種模樣，他們也相信「民以食為天」的生活意識，從菜市場可以窺見民生水準與生活素養。兩人夜晚閒暇，散步遊街，巧遇百貨公司，見到超市的種類與擺設，喝珍珠奶茶，品嚐鳳梨酥，為之亮眼。因此，更希望對照探索傳統市場的樣貌。南門市場應有盡有，整齊規劃，熟食生食琳琅滿目，讓兩位大開眼界。當他們看到餐桌上可口精緻的熟食的真面目時，不禁讚嘆中華美食不愧是「烹飪之王」。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滿漢全席，他們卻對「空心菜」這道簡單、綠油油、便宜又道地的臺灣蔬菜快炒回味無窮，滿懷思念與想望回到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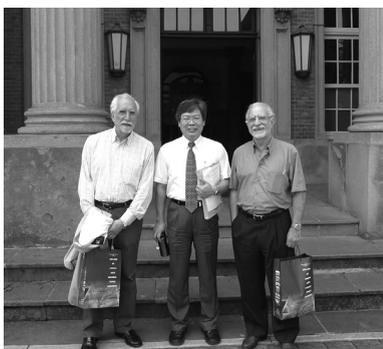
短暫的一週，或許如滴水入河，但不在流連它所掀起的美麗的漣漪，而是它融入水流，形成河水的一部分。這篇「學海省思」的文章，有其學術框架裡「非學術」的另類省思。西語學界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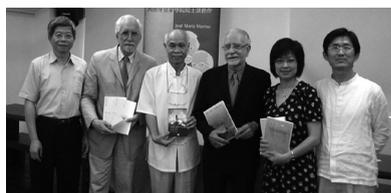
座談會全體照



兩位院士與陳弱水院長和作者合照



與台大副校長羅清華合照



筆會合照



靜宜研討會



與中研院王汎森副院長合照



靜宜大學唐傳義校長(左二)於研討會

合作，在籌劃、主持、陪同兩位院士參與所有學術和參觀活動時，感受到學術交流就是生活與人的交流。學術活動之外不刻意聊學術，不聊學術當兒又處處學術竄流。作家院士為何人？讀書人，悅／閱讀的人和寫下生活記、載閱讀的人。當大家用「大師」稱迪耶斯和孟利諾時，他們展現出來的智慧、言談、親和、自然、生活歷練……，讓人領略人文涵養的厚度就是院士的風範。✍

註釋

1. 西班牙皇家學院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RAE) 兩位作家院士路易斯·馬特歐·迪耶斯 (Luis Mateo Díez) 和荷西·馬利亞·孟利諾 (José María Merino) 由國科會補助，靜宜大學西文系邀請，並與臺灣大學文學院、外文系，輔仁大學西文系合作，於院士訪台一星期間，在北中兩地分別舉辦學術活動，讓院士分享其創作與學術經歷，與國內學界、文藝界深度交流。有關西班牙皇家學院的學術概況、院士之選舉、榮譽與職責等事務，參見張淑英，〈詩和雄辯的神殿——訪西班牙皇家學院 (RAE)〉，《印刻文學生活誌》，2011年5月號，頁168-179。
2. 西班牙行政區域劃分成自治區的緣故（全國共17個自治區），無論是政治、文化、社會動態恆常以自治區為重心（中心），因此，也常以「人親土親」的角度看待每件事；因此，兩位知名作家因地緣關係被歸類為「列昂」作家（尤其迪耶斯的創作題材更是貼近列昂鄉土與傳統），自治區人民視為「列昂之子，故鄉之光」。
3. 小說敘述安德烈·卓司在他有限的生命裡，決定寫下遭遇船難的外星人的故事，隨著故事的鋪陳，作者安德烈·卓司的生命歷程彷彿在虛構的故事裡再現，進入真實與虛構重疊的迷宮幻境。
4. 例如帕特里莎·渥厄 (Patricia Waugh) 的《後設小說》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波赫士就是她討論分析的作家之一。
5. 「爆炸時期」 (boom) 指1960年代拉丁美洲文學興起與繁榮的景致。
6. 指Harold Bloom 的著作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